

中国华侨出版社

海外炎黄精英丛书



梁若梅 著

陈若曦 创作论

海外炎黄精英丛书

陈若曦
创作谈

梁若梅

梁若梅 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内 容 提 要

陈若曦为海内外著名华裔作家、华文文学家,是一位对祖国之爱至深、一心以笔报效祖国的作家。研究评述陈若曦的创作,无疑是很有意义的。本书是作者为大学高年级开选修课——“陈若曦创作研究”,在讲课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写成的一部全面、系统评述陈若曦文学创作的专著。对陈若曦从少年到成人其世界观形成,并将她二十多年的创作做为一个艺术整体进行历史比照,对其各时期作品的独特风貌、思想特点,都做了精辟的剖析和耐人寻味的探讨。本书据有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分析透彻,评论精当,也是当前研究陈若曦创作富有成果,颇有见地的新著。

(京)新登字 190 号

海外炎黄精英丛书

陈若曦创作论

梁若梅 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冶金印刷厂 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2 插页

1992 年 月第 1 版

1992 年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74-589-9/1·270

定价:6.30 元

序 言

陀山鸚鵡与道旁小童(代序)

忙与乱，常常不见得是好事。这话不消说适用于大多数的情况。我深悟其理，却在为本书写这篇不像序的“序”的过程中。

两年前那个喧闹的夏季之前，粗看一遍本书初稿；作者盛意难却，我便在长年如一的忙乱里，草就一点读后感。原想誊清了再寄走，不料世情遽变，顿觉写下的，有些或会惹来“不合时宜”之嫌，索性让底稿躺在一个旧信封里静眠，想它总会等到它的“惊蛰”。但待预见言中，那旧封竟遍寻不获。大导演焦菊隐先生生前爱说一则这样的故事：他幼时曾送一颗他爱吃的鲜橄榄给好友虎儿。虎儿嚼过只觉苦涩，以为受到愚弄，生气地把它抛弃到屋顶上去；后来，舌底渐渐生津，他发现那确是好东西，急忙搬梯上屋，却再也找不回那颗小青果。这故事和我的故事自然不无区别，内涵可也找得出共同点：晓人以‘逝者难返’的哲理。大概冥冥之中有一主宰，趁机要给我相同

的教训。这样想着，遂决定重起炉灶，且放那“教训”与那别一类更需要它的人去。

初稿因是趁热打铁，记得颇涉及了一些“书心”；如今另作，毕竟“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新的水不断地流过你的身旁”，“而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真不免别有面貌。好在听过看过陈若曦，不然没有话题。

其实，撇开本书作者的滔滔论辩，扯扯题外话也确有必要。内外有别，原算得上是一种国粹；但这时代，“内”与“外”偏巧又树不起绝对的界限，说不定，还是内中有外，外中有内才符合实情哩！

《杂宝藏经》卷二《佛以智水灭三火缘》中有个“鹦鹉灭火”的寓言颇为著名。散文家董桥先生兴许读了共鸣，写过下引一段文字：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哉？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政治家大半不是鹦鹉，陀山一旦大火，他们想到的当然是能不张扬就不张扬，真的隐瞒不住了，只好发动全民救火运动，自己坐享大功；有点文化情怀的寻常百姓则十九是鹦鹉，不计成败，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因为“不忍见耳”！所以，周亮工《因树屋书影》里说，他的朋友叙述了这段美丽的佛经故事之后慨乎言之：‘余亦鹦鹉羽间水耳，安知不感动天神，为余灭火？！’中国情怀、文化认同云云，一旦受到现实遇

的考验，应该可以发挥出陀山鹦鹉的操守。

那只名叫欢喜首的鹦鹉，很有点“愚公精神”，住在须弥山顶的天王释提桓因怀疑它的力量时，它也表示过“这辈子灭不了，下辈子必灭之”的意思，这份诚心最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了解了本书所述陈若曦二十八岁以后的经历和她中后期小说的内涵，不知怎的，陈若曦在我心目中，仿佛就是欢喜首。

翻开尘封已久的笔记簿，无意间见到多年前，在风狂雨骤的日子里，飘到那遥远山村一株前倾大松树下破庙中胡乱涂笔的一首散文诗，我至今还闻到彼时彼地的氛围：

一位童真未泯的孩子，在道旁哭泣。

先知路过，走上前去，弯下身子，轻声问道：“什么事惹你伤心，孩子？”

“我不小心开罪了母亲！”孩子细诉了原委。

“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呀，孩子！”先知诚意开导，“你来自母亲的躯体，血管里流着她的血液；你在她受难时投向了她的怀里留下了你暖暖的泪滴；而当你瞥见她脸上的污秽，你直说无隐且希图揩拭，她虽然别过脸去，却暗暗欣慰，那扭曲的脸庞，因了激动而非常羞涩……那绝不是什么罪过呀，孩子！请想一想母亲深重的苦难，谅解她的积习，耐心等待她静下心来！”

孩子不再悲咽，先知毅然上路。

望着先知远去的背影，孩子逐渐绽出笑意。他喃喃自语：

“母亲！愿您快点静下心来！我想我再也不会哭泣，至少再也不会为相同的理由哭泣！但是，您何时才静得下来呢？……”

那个没有名字的孩子，其实有着许许多多的好名字，还有着许许多多的好面孔，甚至也有着许许多多相似的“天真”和“不经意”，我确在那时之前之后，在不同的场合里邂逅。了解了本书所述陈若曦大半生的经历及其各阶段小说的底蕴，不知怎的，我心目中的陈若曦，一次又一次地变成了那孩子。

譬喻公认是蹩脚的。无论把陈若曦看作陀山鹦鹉还是道旁小童，都不能完美地呈现她的爱国情怀。但肯定她的这种操守，对于像她那样时时惦念着母土，即便遇到过挫折，一仍悉力报国的海外作家来说，的确是个至关重要的前提。

段世尧先生去国之际，这样对他的甘苦与共的夫人说：“别写了，我们离开祖国，已经很对不起她了。别再在伤口上撒盐了。”陈若曦有什么即时回应，不得而知。留给喜爱她的读者极深印象的，是后来说的以下两句话：“对我来说，只有人民、土地、文化才是最重要的。”“文学也不是无力的；文人还是以笔报国吧！”她不避一己棉薄，不惮重惹风波，这些年来，写下了许多钟鼓和明镜一样的佳作，它们诚如名史学家周策纵教授说的，是“我们中国人今天最应该知道的东西，实是难得”。梁若梅女士这部论稿，据我所知，是系统分析这批有价值的作

品的第一次尝试,透露了不少第一手资料;有关的论述及其方法呈现出来的论者的批评个性,或不免烙上时代和历史影响的痕迹,总的看去,却确为专题研究陈若曦做了有益的工作,后来者应可从中找出自己该走的路径。据悉梁女士尚有一部与陈若曦的对话录业已杀青,书名取为《早梅飘香》,颇有点马尔克斯跟他老朋友交流思想的那本《番石榴飘香》的动人之雅,可惜还没能拜读;只愿它是作者再接再厉、更上层楼的产品,带给她的同行们和日渐熟悉她的注目于陈若曦的其他读者以更新的启示和快慰。

梅 子

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日,于香港

万树寒无色，
南枝独有花。
香闻流水处，
影落野人家。

——(明)道源《早梅》

导 言

歌德曾经说过：“时代给予当时的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真可以说，一个人只要早生十年或迟生十年，从他自身的教养和外面的活动来看，便成为全然另一个人了”（《歌德自传》，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10 页）。陈若曦生于忧患，长于动乱，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多难时代的女儿，她的世界观明显地渗透着这个时代意识的特点：这是一个灾难深重人心思治的时代。长期的战乱和分裂，促使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新觉醒，特别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思想潮流从历史深处迸发出来，从北京，而港台，而海外，汇成

了一股不可阻遏的汹涌澎湃的潮流。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当代特殊的充满着血与泪的历史,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涌现。因此,当我们把陈若曦二十多年的创作作为一个艺术整体进行历史比照时,不难发现,作家独特的自身因素与时代条件的相互作用,就是形成她的世界观和独特的创作风格的根本原因。

陈若曦的文学创作虽始于 50 年代中期,但却在她有了回归祖国七年的生活体验之后,以短篇小说《尹县长》一举成名,饮誉国际。《尹县长》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瑞典文、丹麦文、挪威文、荷兰文在各国出版,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彻底否定和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文学作品,比国内作家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早发表三年,是我国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奠基作。《尹县长》一出现,就像一股旋风,在海内外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毁誉参半,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尹县长》早已拿着实践检验的合格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显示出真理的光辉和顽强的生命力;陈若曦也像一颗光芒闪烁的新星吸引了海内外读者的关注,令人赞叹,也令人思索。我国政协副主席吕政操赞赏陈若曦,也是从读了《尹县长》始。他认为陈若曦“有胆识、有气魄、有眼力、置身于‘文革’浩劫而能写这场大悲剧,是了不起的大手笔”。认为她的笔下“有股真挚的感情在奔腾”,“她的作品始终贯穿着‘爱我中华’”(卢璐《吕正操谈陈若曦》《文汇报》1986 年 1 月 1 日)。美国著名华裔学者夏志清也说她:“居住大陆七年,文笔变得更洗练,观察更敏锐,同情心更加深了”(《陈若曦自选集》序)。的确,身处这场民族灾难之中,与自己的同胞患难与共,息息相通,有助于她深刻地认识

自己的国家民族，深沉地思索她的过去和未来；也有助于她深刻理解和继承中国文学史上自屈原、杜甫、范仲淹等以来的深邃的忧患意识和现实主义传统。和当年回归祖国时相比，陈若曦已经由一个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作家，成为一个具有民族使命感的著名作家了。

陈若曦的中年时代，正是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思潮风起云涌之时。在这个新旧历史交替的时刻，一批被誉为“空中飞人”的特殊人物，如陈香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顺应时代的需要而出。他们都是身居海外，心怀祖国，事业有成，名声卓著的华裔知识分子，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穿梭于海峡两岸。陈若曦也是“空中飞人”族中的一个典型，“长江万里游鳞小，奋力奔腾逐大波”。1979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实现和平统一中国的九条建议。不久，陈若曦回到了睽别十八年的故乡台湾，在接受台湾《自立晚报》记者访问时说：“我坚决主张整个中国必须和平统一”（林伟一《陈若曦访问记》《自立晚报》1980年8月21日）。1981年1月3日，她在美国旧金山出版的《远东时报》（中文）上又撰文呼吁：“我确信这是海峡两岸人民的迫切希望”，海峡两岸亲人团聚“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陈若曦坚信“中国必能统一于民心之所向”（《无聊才读书》第181页），并为此而努力不懈！她为实现“三通”过程出现的曲折而焦虑，也为“三通”取得了可喜突破而欢呼。1987年7月25日，她在西南、西北七所高等学校讲学之后，由上海乘机返美，登机前她给笔者写信，为白先勇首次回大陆讲学而高兴：“我一直认为，民族感

情是统一海峡两岸的首要因素。在他身上又得到了证明。”同年9月1日，她从美国家中来信，为“通亲”取得了突破而欢欣鼓舞：“最近，……台湾来的朋友，个个说得眉飞色舞。离我1981年写‘三通先通亲’，才六年，已明令可以探亲了，进步不可谓不快也。”

高尔基说：“主题是由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新的时代拓展了陈若曦的视野，早在70年代末期，当大陆的“伤痕文学”勃然兴起的时候，关心民族命运的陈若曦已在不露声色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为一个新的主题在秣马厉兵了。她的中篇小说《向着太平洋彼岸》，就是20世纪80年代伊始爱国思潮的产儿。小说爱国爱乡情思深沉，内涵深广，思想艺术风格与她以往的作品迥异。“这篇作品的最宝贵之处，即在人民要求海峡两岸结束分裂时，她发扬了民族意识，坚守了民族感情，申明了民族大义”（周青《编者的话——谈谈陈若曦的几篇小说》《陈若曦小说选》第6页）。小说一发表，即引起海内外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陈若曦被誉为“为祖国的和平统一敢于在高空献艺的非凡女作家”。连被人尊称为台湾评论“泰斗”的叶石涛先生，也对她这种精神表示由衷的“脱帽致敬”哩！

陈若曦是一位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她曾满怀深情地说：“对我来说，只有人民、土地、文化，才是最重要的。”她不仅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奔走呼吁，而且主张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以此作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纽带；她热情关注着祖国的改革开放，为改革开放的瞩目成就欢欣鼓舞，也为改革开

放大潮中一度出现的“西化”逆流忧心忡忡。她在长篇小说《二胡》中，曾借小说主人公的嘴大声疾呼：“合理的现代化当然有必要，但若是‘西化’，则大可不必。”陈若曦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她的长处和短处，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在许多问题上，美国人尚且要学中国，“中国人自己岂可自毁长城？”（着重点笔者所加）《二胡》辩证地描写了我们民族的长处和短处、成就和不足，反映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历史前进运动最紧迫的要求，是陈若曦创作道路上的又一里程碑。小说构思巧妙，通过主人公胡为恒归国探亲的独特经历，礼赞了我们民族的人性美、人情美和内在的凝聚力；又通过另一主人公胡景汉最后断然决定放弃在台湾的名誉、地位和情人，回归大陆与等了自己三十多年的妻子团聚，表现了海峡两岸炎黄子孙要求和平统一中国的愿望和心声。文学创作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也可以说是作家对人类社会生活所作的带着主观色彩的艺术思考，《二胡》这种突破性的结局，使我们不禁想起了俄罗斯文学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的话：“衡量作家或作者个别作品的尺度……是：他们究竟把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自然）追求表现到什么程度”（《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

陈若曦心系祖国。近年，或率领旅美的台湾作家代表团回来观光和参加学术会议，或个人回国讲学和旅游，足迹遍及华南、华东、华北、西北、东北、西南各省，为祖国改革开放的卓著成就由衷喜悦！1987 年 7 月，她去西藏观光，为 80 年代西藏的巨大变化，惊叹不已！她在给笔者的信中无限感慨地说：“我若是达赖，当年一定不出走；我若有文化有头脑的西藏人，

倒也不在乎他是否返藏。”9月，当达赖喇嘛在几个敌视中国的美国议员策划下，到美国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时，陈若曦激于爱国义愤，挺身而出：她先在纽约接受《中报》记者采访时列举大量事实，赞扬西藏二十多年来，特别是80年代西藏建设的惊人成就；后又在该报发表了她的《西藏观感》，让世人了解今日西藏的真面貌新面貌。《人民日报》以及世界各地的许多报刊都转载了陈若曦对《中报》记者谈话的文章，陈若曦捍卫祖国统一和尊严的言行，受到了海内外同胞和侨胞的赞扬。1988年5月，西藏文学研究会在美国成立，陈若曦被选为会长。同年6月，她率领首批会员访问西藏。

陈若曦有大作家风范，她以其风貌独特的文学创作，以其为祖国和平统一努力不懈的爱国行动，在海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从1980年以来，海峡两岸的领导人蒋经国、胡耀邦、胡启立、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等先后会见了她，与她亲切交谈。这种殊荣，是一般作家所不敢奢望的。

何香凝诗云：“先天早具冲霄志，后放犹存傲雪心。”陈若曦思维敏捷，才华出众，作品自成一格，独放异彩，是一位很值得研究的著名女作家：

她出身台湾社会底层，就其气质和情操来看，深受劳动人民潜移默化的影响，具有中华民族勇敢坚强的性格和强烈的进取精神；但她所结交的朋友，却多是海内外中上层知识分子，且系统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特别是英美文学的熏陶；她被列为台湾现代派主要作家之一，但她的创作又主要继承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受鲁迅、老舍的小说影响尤深。

这在受西方文学影响较深的台湾现代派作家中至为罕见；她人生阅历丰富，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殖民统治造成的民族灾难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经历了从台湾而美国，从美国而大陆，又从大陆而海外的坎坷历程，了解中国人民的心声和追求，敢于去高空献艺；但高空献艺，不仅需要勇气，需要才能，也需要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思辨能力，需要冷静。她是成功的，但也难免没有失误和偏颇。

1987年上半年，我在兰州大学为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开了选修课《陈若曦创作研究》。选修人数之多，原是意料中事，但选修学生之中，竟有外语、哲学、法律、历史各系的学生，却是我怎么也料想不到的。后来我才知道，陈若曦在年轻人的心目中，不仅是一位才气横溢的女作家，还是一位颇有传奇性的“论功还欲请长缨”的卓越女性。同年6月，陈若曦在周游西南各省并讲学之后，来兰大与选修《陈若曦创作研究》的学生们见面，解答他们在学习提出的疑难问题，听取学生们对自己作品的各种意见，开创了我国教学史上一个海外著名华裔作家，与学生直接课堂对话的先例。6月18日下午两点半钟，陈若曦登台演讲——《台湾文学的特点》、《海外华人从政的得失》。演讲的地点安排在兰大最大的阶梯教室化学楼1001，没想到中午十二点学生就去占座位，没想到演讲时教室里竟挤得水泄不通，连外面两边窗台上都站了人，盛况空前。陈若曦被兰州大学聘为名誉教授。

我相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深入发展；统一祖国、振

兴中华的爱国思潮日益高涨，对陈若曦作品感兴趣的读者会越来越多，研究她创作的学者也会越来越多。本书则力图通过客观分析她各个时期的思想特点和作品，勾划出她越来越浸透着爱国主义精神的世界观和现实主义的创作，如何在时代的、历史的具体条件下，以她特有的形式，随着爱国主义思潮的高涨而逐步发展的轮廓。

作者小传

梁若梅，女，广东高要人，1935年出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广东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海外华文文学大系”编委会编委、散文卷主编。1986年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1989年被聘为兰州大学中文系兼职副教授。近年，出版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名著选评集《一夜乡心五处同》。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论文二十多篇，曾荣获甘肃省优秀论文奖和优秀科研成果奖。

封面照片系作者（左一）与陈若曦合影